

第十五回 處勢窮設計脫身

詩曰：

淡淡青天不可欺，人情反覆似沒攔。
休誇外闊多英敏，堪嘆內閨有才技。
歲晚知松松恨遲，陽春尋柏柏無知。
可笑一二豚犬子，翹首高思飲玉卮。

話說康夢鶴被太爺差押歸籍，高仁即用銀囑托差人，待押到半路險隘之處，將刀刺死，埋藏身尸。幸得許文泰等聞知，伴他同往，厚待解差。行至半路，解差即露言道：「康相公，是你福人天相，幸有這二位相公伴行，不然，高仁買囑我們，要如此如此。如今交這二位相公去，我們要回去了。」自是，康夢鶴得平安歸家。

迨歸家之後，不勝悵悵，思慕之情，日益憔悴，遂援筆題一首，以記悲云：

劍佩翩翩別一天，倦飛思還到鄉田。
昔時風景皆無異，今日妻兒盡不然。
村鎖寒煙空寂寂，路明芳草碧連連。
敲門無語雲封閉，愁聽庭前啼杜鵑。

詩纔吟完，忽本省鎮官聞知康夢鶴大才，要請他去設帳教化子侄，遣役到家拜請。那差人道：「俺老爺要請康相公為西賓，現有關書名帖在此。」夢鶴顏色憔悴，心內自思道：「此必是蔡斌彥知我尚存，行文再來拿解了，否則，必是姚安海、高仁又弄起鬼來。這關書猶是海陽知縣之故套也，不如瞞他罷。」因說道：「我乃姓蔡名允升也。你去請別人，我不會教書。」那差人道：「我明明曉得你是康相公，怎說不是？俺老爺還有吩咐，說本該親來，但念軍務絆羈，希祈早去。相公若是不去，下役如何回復？不如同我去見老爺面辭何如？」康夢鶴又想到：「倘是非禍所及，必著有司來拿，何必行文武弁？諒必去見他亦無妨。」乃同他去到衙門，那差人道：「相公請住，待我去稟過老爺，來請相公入去。」少頃，那老爺果然出來迎接，夢鶴心中稍安。自是，夢鶴在衙內設教讀書不題。

且說高仁，既審出來，心下拳拳，祇在玉真身上。又聽姚安海唆謀，賃一間房，緊鄰著世杰的宅，日則誇耀華美以動之，夜則吹簫鼓瑟以引之，藏籬躲壁，以窺其意，鑽穴穿隙，以視其容。卜玉真寂然，渺不相涉，聽管弦如流水，視華美如浮雲。正是：

遊蜂有意到花邊，空惹竹籬含笑嫣。
妄想多因不自呈，十奸百巧總徒然。

玉真每日坐在孤幃，鬱鬱不快，思著後園花木，也懶去玩賞。時人有歌《油葫蘆》為證，詞曰：

翠被生寒壓繡綉，休將蘭麝薰香。殘燈挑盡難成夢，莫把珠淚添。然想那時，錦囊佳篇，思那人，玉堂臨遷。這些兒，坐既不寧，睡又不眠。那几日，登臨不快，閑行又寡。情伴意承，泣涕連連，神魂飛纏在君邊。

那一日，薔薇盛開，玉真同女婢名晉錦出來遊視，偶被高仁窺見，高仁遂將銀錢擲落花叢下甚多，玉真視之，略不相干，依舊入房內去。惟晉錦在後，高仁放起膽來，脫所穿衣巾，擲在晉錦肩背上。玉真想道：「這畜生甚是無理之極，若不早預防他，異日必惹起大禍。」

且一日，又聞高仁遣人來，與世杰說道：「秀才若肯以女兒許他，他願與聘金三百，你若不許他，他要生一非禍，將你前程黜了，仍要害你性命。」嚇得卜世杰驚惶說道：「我那有不肯之理？奈我女兒執性，教我怎處？倘高兄若有計謀施，勸得我兒心願，弟皆聽命。」那人道：「祇求秀才將聘金收了，他一介女流有何才能？高老爹自然有計籠絡他，不由他不願。」卜世杰與林氏商量，不使玉真知道，竟收了聘金。玉真聞之，坐立不安，千思萬想。正是：

松筠節操耐霜天，鐵石不磨一樣堅。
咫尺霞漳隔若漢，不知何日會團圓。

大夜，月明如晝，高仁、姚安海在內飲酒歌樂。玉真乘此時出來散步。行到竹籬邊，見一隻死狗甚大，忽然想到：「吾計有所出矣。」把死狗寬寬拖入房中。其房在後園，離他爹娘睡房稍遠，較高仁間宅又近，嘗特因高仁來此住，都在爹娘房裏睡。今晚說要獨睡，他爹娘因收了高仁的聘銀，稍有不關之意。玉真即將自己衣衫脫下，將那一隻死狗裝作人形，丟在房內床中，積多乾柴在內，乃將高仁所擲的銀為盤費，所擲的衣巾裝做男身，自想道：「吾父被他勢壓，收他聘禮，倘使得知這計，決行不得，若帶晉錦伴行，未免存疑，不如都瞞過罷。」玉真乃俟至更深人靜之時，放火盡燒，本身即乘夜逃出。

好得此火一發，恍如神助，無暴迫之聲以驚動人，是以玉真爹娘睡得穩穩的，那知柴乾火烈，自風上吹落風下。時高、姚二人吃得醉昏昏的，睡在床裏，被火燒得痛覺，翻身墜落床下，爬將起來，二人自相衝倒。但見兩人翻來覆去，如鳥鼠墜落水缸，爬不得起一般，口又被火煙熏得不能叫，祇是兩手做四腳爬走。顧不得衣衫燒壞，忘不得骨肉痛爛，一撞出門，亂走亂跳，大聲喊叫，驚得鄰人大家起來打火。卜世杰正在眠中，被他叫醒，出來看時，乃火發在女兒房裏，慌忙去救，叫：「玉真吾兒，你快出來！」連叫數聲，並無人應。至火滅入內一看，嗟嗟玉真已燒死于床下矣。世杰夫妻痛哭一場。大家挨攏來看，果然燒死了。高、姚二人聞玉真燒死，亦走來看，祇見其色如杉炭，其形似蝦蟆，高仁忽嘆一聲道：「嗚呼哀哉！我的心肝。天殺我也！」不覺泣淚數行。時人有譏其不自量，吟一絕為證：

謾言一笑值千金，半句感情惹淚淋。
燕雀妄思鴻鵠友，多貽世上說癡心。

於是世杰備了棺木，埋葬明白不題。未知玉真逃出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